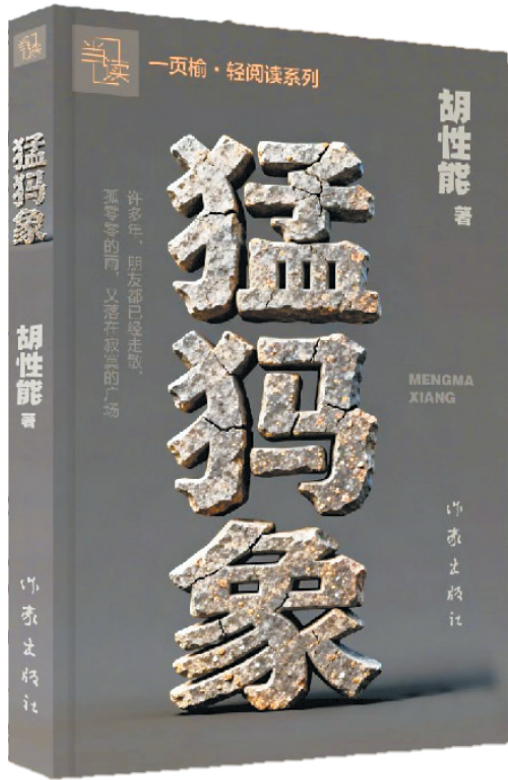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曲孤勇者的心灵悲歌

——读胡性能的中篇小说《猛犸象》

宋家宏



别是在现实世界发生巨变的时代,必然会产生无法弥合的裂痕,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斯拉沃热·齐泽克提出的“视差之裂”。不仅是我们的观察角度变化产生的裂痕,而且是对象(现实)自身内部就存在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。许东生生存与发展的时代正在发生社会转型变革时期,社会的多重矛盾冲突非常激烈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经济大潮如滔天巨浪汹涌而起,许东生向往的海南立于潮头之上。诗人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物质化浪潮发生了尖锐冲突。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是当年的重要事件,“精神价值失落”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,这就是社会自身存在的裂痕。许东生在海南挣扎、碰壁,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撕扯之中,最后又回到了他当初想逃离的云南。

回到云南是许东生心灵变迁史的第三个阶段。毕业后“抗分配”和“赴海南”的经历,对许东生的人格心理形成了巨大影响。他直接感受了社会现实并非大学时代的“象牙塔”,所遭遇的失败让他心灵深处脆弱而敏感。回到云南后不愿与老同学相见,这是孤傲的内心,通过隔离他人来保护自尊,避免暴露脆弱。一个不服输的人,只能用不断的“赢”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。他也无法接受平庸,他要一往无前地追求他的理想。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反叛型人格心理,他渴望独特性和自主性,抗拒顺从。他也亲历了社会的许多不公平,他难以容忍违反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与“正义”原则的事。他嫉恶如仇,他的桀骜不驯让他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。他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职业——记者,试图用手中的笔改变世界。这个孤勇者,开始了他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的历程。他孤独而

激昂地化身为社会正义的力量,揭露烟站压低烤烟等级陷害烟农,他历经艰辛;调查水利工程的腐败,他六亲不认,不惜导致他与叙述者“我”的决裂,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正义感。他拒绝为了发稿而收钱,拒绝为了生存而闭眼。他在记者的职业里找到了他的存在感,也为社会的公平、正义,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他的心灵变得更加坚硬,棱角分明,不再有任何妥协和圆滑的余地。

许东生因调查化工厂污染事件遭人陷害,被判入狱六年,但他坚决不认罪。出狱后,他为揭露陷害者“黑桃K”的罪行,伪装成外卖员持续追踪,最终在南二环遭对方灭口撞死。蒙冤入狱和出狱之后的复仇,是许东生心灵变迁史的第四个阶段。牢狱之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,反而将他淬炼成一个悲剧性的复仇者和殉道者。他的心灵已被创伤与仇恨深刻塑造,变得更加坚硬,绝不妥协,拒绝认罪。在狱中,他阅读《基督山伯爵》《日瓦戈医生》,心灵从单纯的愤怒转向了深沉的思考。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受害者,更是某种正义的承载者。他主动离婚,保护家人,与过往生活切割。出狱后,他拒绝了仇人的收买,选择了一条同归于尽的道路。他伪装成外卖员,像幽灵一样死死咬住陷害他的“黑桃K”。他购买高额保险预谋身后事,剥离了世俗的一切,明知自己力量微弱,却有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悲壮。他从“不合时宜的孤勇者”变为“以命相搏的复仇者”,是对公正的绝望追求与对操守的终极捍卫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理想主义悲剧英雄的长歌。小说的最后,“黑桃K”最终落入法网,这是作家对这位悲剧英雄表达的敬意,也是对读者必须给予的安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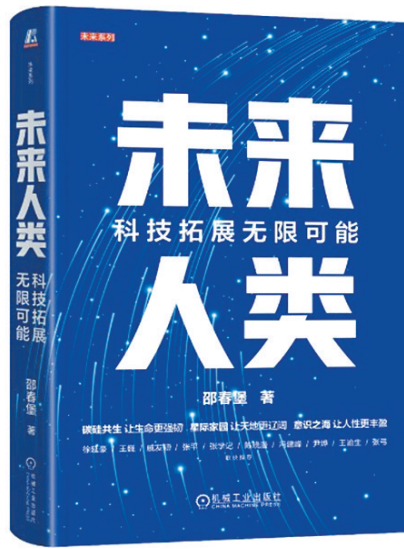
孤勇者许东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,像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,以悲剧为结局,但这并非理想主义的终结。理想主义的真正价值,恰恰在于它起着“引导”时代与社会前行的作用。许东生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,但他的精神力量却可能唤醒沉睡的人们,不断激发变革的活力。他的“失败”是点燃未来的火光,正是这种不屈不挠,一往无前的坚守,让我们获得了改变世界的经验,而非一味顺从命运的摆布。作家胡性能在一篇创作谈中说道:他塑造的许东生“像一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。我想借这个人,为我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或尊严。”在这篇小说中,作家常用“我”的平庸、顺从、安于现状,来映衬许东生。其实,在这位孤勇者的形象面前,可以“映照”出八十年代后世人的多种面目。也许可以归为四类:一是不忘初心的理想主义者,他们是前行者、孤勇者,像许东生一样,这类人在任何时代都稀缺;二是识时务而沉默或躺平者,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人格与信仰,穷则独善其身,不因利己而作恶;三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基本丧失了人格与信仰,以“精致”的手段,达成“利己”的目的;四是野蛮的利己主义者,与理想、人格完全无关,为了满足各种私欲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

这正是作家胡性能的《猛犸象》给予我们的启示,也是作品引起众多好评的价值所在。

好书推荐



昆剧《顾炎武》历经八年打磨,从案头剧本走向舞台展演,再经由数字声光技术拍成戏曲电影,最终汇编成书,持续跨界突破。其创作轨迹呼应昆曲经典《九莲灯·闯界》的艺术精神,完成了一次跨越舞台、影视、文学的多维度艺术探索。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曲传天下——我心中的顾炎武》,完整记录了这一创作历程,呈现昆曲名家柯军对顾炎武精神内核的深耕细悟。



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,数字智能、生物技术、航天星际、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多点突破、深度融合,正在全方位重塑人类的生存方式,认知边界与文明形态。邵春晖先生对未来发展与科技战略研究多年,笔耕不辍、深钻细研。新作《未来人类:科技拓展无限可能》结合当下科技产业实景、社会发展实情与全球化复杂态势层层递进、深度拓展,全书有着坚实的科技、产业与社会根基,观点扎实、论据充分、研判客观,实现了未来研究的纵深迭代与系统升华。



晨颀作为一名专长工业题材的网络文学写作者,跨界创作中篇儿童小说《特种矿车奇遇记》,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自我挑战。动笔前,作者志向很大,给自己定下目标:把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历程讲出趣味,带孩子们体会阅读的快乐,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并对此产生兴趣。



“探访国家实验室”科普绘本系列的创作团队来自科研一线,创作期间还邀请多位业内专家严格审读图书内容,保证科普内容严谨扎实;同时,图书以细腻的图画、通俗生动的语言消解尖端科技的距离感,鲜活刻画科研人员潜心钻研的形象,在少年儿童心中播下科学探索的种子。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,希望借由“探访国家实验室”科普绘本系列,把宏大的科研世界带到孩子面前,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。

用“慢书写”回应时代的加速度

新华社记者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尘埃落定,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浮现出来:在这个人工智能(AI)生成文本只需数秒、信息以毫秒刷新的时代,文学凭什么值得被“慢慢”等待?

梳理本届获奖作品的创作脉络,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“快不起来”的地方。

“慢书写”,是对叙事精度的打磨。

写一部中篇小说要多久?作家全勇先的答案是:50天。

“50天”,只是写完初稿的时间。在创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《秘密》时,他把社交活动全推了,把自己“藏”了起来。“每天从早写到晚,像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。”

他的“慢”,更多花在了字外。查阅档案和回忆录,走访尚志市当事人后代、和历史专家反复考据……就连赵一曼赴刑场时的景物描写,他也想方设法核实: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,书中描写的作物必须准确。在全勇先看来,文学情节可以艺术虚构,但历史细节绝对不能失真。

这种近乎执拗的考证,让人想起古人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的创作心路。在所有人都被催促着快跑的年代,有些作者依然选择下笨功夫,去抵达历史的真实。

同样“慢”的还有作家哲贵。他凭借短篇小说《彼此》获奖,形容自己“像老牛耕田,每天写五百字左右,二十年来几乎天天如此”。在算法

推荐和即时反馈奔涌而来的今天,这种创作节奏,质朴却坚定。

“慢书写”,也是译者对原著的尊重。

有些“慢”,是以年、十年为单位的。

获得文学翻译奖的戴从容,为翻译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前后耗时十八年。这部被称作“天书”的作品,一半以上词语是詹姆斯·乔伊斯自造的,融合了50多种语言,几乎每个词都蕴藏着多重含义。

戴从容没有简化处理,而是为全书添加了4万多条注释。“如果我只用其中的一个解释,会使乔伊斯所追求的万花筒效果消失。注释能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。”

另一位翻译奖得主蒲隆,今年已经85岁,是本届最年长的获奖者。2013年接到《约翰生传》翻译邀请时,他已年过七旬。不会电脑打字、不懂上网检索,100多万字的译文,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。十年间,他常常散步时打腹稿,半夜做梦时也在推敲字句,从七十多岁译到八十多岁。十年译一书,犹如古人十年磨一剑。在短视频以秒为单位争夺注意力的时代,这样的“慢”,也许跟不上流量的节奏,但文学恰恰需要这种慢工出细活。

“慢书写”,还是对生活现场的沉入。

傅非凭借散文集《人间珍贵》获得散文杂文奖。他专注乡村写作30多年,写这本书花了4年,“边做田野调查边写”。他深入大茅山脉和

灵山脉腹地,一个村一个村地走,跟当地人聊生计、聊习俗,记下村庄的人口流向、山林水文变化。

“我喜欢在乡野生活,与村人一起劳动,一起种树、建亭子。我与我笔下的人物一起生活。”他书中的种花人、卖菜人、唱歌的人、扎灯笼的人,不是坐在书房里想象出来的,是长年累月一起过日子“泡”出来的。

获奖公布后第二天,他就回了上饶的枫林村,跟往常一样。“我们这代人是土里长出来的。”在他看来,有些东西只有站在那片地上才写得出来。

走出书斋,走向大地的最深处——这种沉入生活现场的“慢”,或许正是文学区别于AI生成文本的根本所在。

正如哲贵所说:“写作者唯一不可能被AI替代的‘绝活’,大概就是脚踏实地,勇敢地用自己的双手,将自己的思考,诚实地、坚定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,并且,不停地写下去。”

文学最动人的部分,恰恰藏在那些“快不起来”的地方。快的东西往往会被更快地遗忘,而那些花过时间的文字,才有可能成为时间本身的一部分。

这或许就是“慢书写”在这个加速时代的意义:它不是落后,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用足够的时间,去抵达那些算法无法抵达的真实与深度。

(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)